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七十六回 殷勤款待假意畝賓 激烈陳辭真心勸主

話說洪廣武與他奔子方氏商議已畢，又向方氏說道：“我可要出去了，免得他們疑心。你可招呼廚房裏，備一桌上等酒肴，中、晚要一樣，使他二人毫不疑惑。我晚間回來再與你定計，著何人前去送信。”方氏答應。洪廣武即便抽身出來，仍到了內書房，向宸濠、雷大春二人說道：“失陪兀歲，待臣將些瑣事料理清楚。”雷大春道：“賢弟能者多勞，自是不得不然。”廣武道：“只因秋租登場，各佃戶完納的租米，不得不徹底算一算。有那虧欠的，要使他們補足；有那應賞的，要賞把他們。雖然皆是些佃戶，也要賞罰分明，他們纔敬服你，不敢刁頑拖欠。本來這些帳目預備今日飯後再算，只因兀歲與表兄到此，趁此會兒將這一件瑣事弄畢了，便可與干歲、表兄閑談，或者就論及各事。不然，心中覺得都有件事擺脫不開，而況有數十個佃戶在這裏候著，所以急急將這件事辦完了，也落得清閑。”

少許，雷大春又道：“賢弟，你既添了兩個兒子，愚兄卻不曾見過，可使我那兩個侄兒出來見一見，就是弟媳也得要見見，行個禮兒纔好。”廣武道：“這是禮當。但賤內近日偶患風寒，尚未痊愈，不便冒風，請改異日再令他出來拜見。稍停片刻，小弟當率領大小兒出來叩見兀歲與表兄便了。二小兒去歲方生，尚在乳抱，片刻不能離娘。偶一離娘，便自哭鬧不已，甚是討厭。”宸濠道：“乳抱之子，大半如斯，這也怪不得他哭鬧。”雷大春又道：“賢弟，我那大侄兒今年幾歲了？”廣武道：“今年六歲，憨鈍異常，而且喜弄槍棒。”雷大春道：“這纔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呢！賢弟，你不記得，你那幼時，也是專喜耍槍舞棒，我那姑母因你頑皮太甚，怕你闖出禍來，不知教訓你多少、豚備你多少。那知你到了十四五歲上，忽然弄起文墨來，也就使你早半日習文，晚半日習武，到如今居然成了個文武全材，愚兄真是慚愧。”廣武道：“這是吾兄過譽。小弟又那裏能文，又那裏能武？不過粗識‘之乎’、略知槍棒而已。外間那些朋友，以為小弟尚能結識他們，便代小弟布散謠言，說是小弟能武能文，若照小弟這樣文武全材，天下又不知有多少！而況文如兀歲，武如表兄，小弟又何敢言及文武兩字。”

三個人談了一會，卻好已有午刻。莊丁已將酒筵擺好了，來請三人到廳上午飯。廣武當下便請宸濠、大春二人出了內書房，來到大廳。讓宸濠居中坐定，雷大春坐在上首，廣武主席相陪。莊丁斟上酒來。廣武又給宸濠送了酒，還要給大春送酒。大春再三懺住，這纔各依坐位坐定。廣武舉杯在手，向宸濠說道：“山饌野蔌，簡慢異常，水酒一杯，恐不適兀歲之口，尚求兀歲包涵。”宸濠又謙讓了一會，於是三人痛飲起來。不一會，午飯已畢，莊丁撤去殘餚，廣武仍將宸濠讓至內書房坐下。廣武又叫莊丁將他的大兒子帶出來，給宸濠與雷大春二人拜見。

流光迅速，不覺又是金烏西墜，到了上燈時分，又將夜膳端整出來。三人用過晚膳，廣武即命莊丁鋪好床帳，請他二人安歇；自己便進入裏間，當下有方氏接入。

到了房內，方氏說道：“事宜速辦，不宜遲緩。我看李祥為人精細，或即命他前往南昌。你看此人尚可成得麼？”廣武道：“此人可以差得。我想作封書交他帶去，你看這封書信如何寫法？”方氏道：“在妾之意，可以不必作書，免得畝下痕跡，但叫李祥明白呈說便了。”廣武道：“恐他說不清楚。”方氏道：“這也沒有難說的話，但叫他前去便了。”廣武道：“既如此，即叫他進來，將話告訴他明白。”因即著小丫頭到外面，將李祥喊進。

李祥到了裏間，廣武把他領到一所小書房內，低低與他說道：“你可知道今日來的那兩個人？那雷大爺是我表兄，那一個你曉得他是誰呢？”李祥此時見廣武將他領到小書房內，又低低問他這兩人可知道不知道，他心中早有些疑惑，暗想：“為何如此機密？”因答道：“小人卻不知那人是誰。難道那人不是好人麼？”廣武道：“那人到不是壞人，卻是個極尊重的人，現在卻變成一個罪惡滔天的人，連當今皇上都親來捉他。

你想想看，他是誰麼？”李祥道：“照主人這般說，莫非就是寧王不成麼？”廣武道：“居然被你猜著了。你知道他前來做什麼的？”李祥道：“小人可知道了。”廣武道：“正為此事喊你進來，同你商量。他此來要請我幫助他復仇。他允我將來如果登了大寶，奪得當今皇帝的江山，他便封我一個王位。我看他雖然罪惡滔天，究竟是一家藩王，這件事盡可做得。將來事成，還有王位可封，這好機會，從那裏得！我已答應下他了，不過這兵馬難籌。我想你也是個極能干的人，擬將派你出去，到各處先將馬匹取回；然後暗暗招集人馬，廣羅天下豪傑，共圖大事，將來你也可得個一官半爵，總比這裏好得多了。卻不可稍露風聲，萬一洩漏出去，定是滅族之禍。因你為人精細，所以纔將這件重大事托付于你。我明日先將三刃銀子與你，你即日動身出去買馬。”

廣武話猶未定，只見李祥說道：“非是小人觸僞主人，小人卻有句放肆的話要說，主人即掌小人兩個嘴巴，小人也是要說的。”廣武道：“你說什麼？”李祥道：“主人難道得了瘋癲不成麼？”廣武道：“我怎麼得了瘋癲？”李祥道：“放著如此家產，官不差，民不擾，安居樂業，還不快活？反欲去尋罪惡滔天的事做，要想封什麼王位，這不是主人得了瘋癲症麼！”廣武道：“你那裏知道，我雖放著有如此家產，終不過是個田舍翁，無聲無息過了一世，過到一百歲也不過與草木同腐，那裏能畝名萬古，使後世人知道我這個人很做了一番事業？而況寧王得了天下，我便是個開國元勳，再封我一個王位，上能顯親揚名，下能封奔蔭子，何等不榮耀？何等不光輝？你怎麼說我得了瘋癲的病症，這可也真奇怪了！你平時是個極有干辦之人，怎麼今日也學著那婦人一派，毫無知識，不明時事呢？”

李祥道：“主人究竟真有此心，還是戲言麼？”廣武道：“我同你有什麼戲言，你幾曾見我有過戲言麼？自然是真心真意，決計如此。”李祥道：“若是主人定要為此罪惡滔天的大事，小人也無法想，只有保全合家的性命，可不能顧及主人。小人便去首告，或尚不致有滅族之患。主人也不想，但知在利這一邊，將害這一邊全個兒拋撇。不必說寧王是個叛逆的奸王，終久難成大事；就使他成了大事，主人得有王位可封，也要跟著他東戰西征，拿著自己性命去伴，將來纔可有王位。還要命長壽大，萬一在半途死了，或是陣亡下來，那還不是個白死嗎？這是在利這邊說。若是在害這邊說，那更可怕。一經敗露，首先主人就有隱匿不報、通同謀為不軌的罪名。還不但在主人一身，定要累及家屬。那時一家大小，就連小人們恐也不免。這可不是因主人一念之動，便連累了這許多人，波及無軻？小人不知主人是何用意，放著福不享，反去尋罪受。若說草木同腐，不能刀古畝名，在小人看起來，這虛名又有何用？就便畝得個萬古畝名，當那蓋棺論定的時節，上自君王，下至乞丐，也還不是一杯黃土，白楊衰草，一任他兩打風吹麼？總之兩句話，聽主人擇善而從：主人若有回心，小人當設法將他二人弄去，免貽後患；若竟不然，小人惟有保全合家性命，免得將來同受誅戮之慘。小人言盡于此，願主人自擇便了。”

廣武聽了這番話，暗想：“人說李祥忠直精細，果然不差。但聽他這侃侃數言，已于這四個字不愧。我洪廣武幸而得此賢奔、義什麼！”暗暗贊嘆不已，因又說道：“據你說來，這是害多利少，萬萬做不得的了。”李祥道：“這亂臣賊子之事，雖三尺童子，也知道是做不得的，何況主人是個極明大義、極知忠孝的人呢！在小人看來，實在萬萬做不得。”畢竟洪廣武還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